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

DIYU ZUQUN YU KEJIAWENHUA YANJIU

◎ 宋德剑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 梅州市人民政府客家研究学术出版基金项目
-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重点课题“粤东客家地域社会文化”成果之一

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

◎ 宋德剑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 / 宋德剑主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11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ISBN 978-7-5623-2806-3

I. 地… II. 宋… III. 客家 - 民族文化 - 研究 IV. K281.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551 号

总 发 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020 - 87113487 22236378 22236185 87111048（传真）

E-mail：z2cb@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庄 严

印 刷 者：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12.25 字数：360 千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 000 册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刘日知 程飚^①

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客家文化是一个涵盖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民俗、建筑、宗教、艺术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精髓的重要载体，以其民风民俗的古朴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因而客家研究得到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美学、建筑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青睐，在海内外受到高度重视。粤东梅州具有“世界客都”之誉，是海内外客家人的故园圣地，保存有丰富的客家人文资源，具有开展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嘉应学院地处梅州市，依托客家文化资源优势，将客家研究作为学院主要科研特色，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客家研究院。

客家研究院一路走来，一直得到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和国内外同行的热情关心。客家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室”。1990年1月，遵照叶选平、黄华华等领导的指示，在客家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嘉应学院与梅州市人民政府联手，决定打造客家研究更高更大的平台，将梅州的客家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以客家研究所为依托，整

^① 刘日知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程飚系嘉应学院院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合校内外各学科相关方向的研究力量，组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与“梅州市客家研究院”。随后研究院向广东省教育厅申报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全面深入的评估论证，2007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

客家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的成功，既是广东省教育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研究院长期以来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说明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工作在全省所处的领先地位，当然这种领先地位的形成是与梅州地处客家腹心的地缘优势息息相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嘉应学院与梅州市的客家研究学术团队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的结果。嘉应学院开展客家研究的历史悠久，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十分注重客家文化研究，并且取得的成就在海内外客家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海内外研究客家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前来访学交流，并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夏令营等。

客家研究院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客家学研究取向，在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长期以来，梅州比较封闭的山区地理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在这个区域能够比较原生态地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宝地。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同时也是客家学作为一门学问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观念的输入和客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批梅州籍的著名学者，如黄钊、温仲和、饶芙棠、邹鲁等，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积极提倡研究客家社会历史文

化，使之逐渐成为客家地区学术发展的传统和主流，取得了众多学术研究成果。1933 年罗香林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而撰写的《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学的基本确立。从此，客家观念深入人心，客家学对梅州，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客家研究因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归于“寂静”。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客家研究重新崛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近 20 年来，嘉应学院依托这一文化资源和地域优势，致力于客家民俗、客家历史、客家社会、客家方言、客家文学、客家美术、客家音乐、客家建筑等文献和口述史的收集与整理，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多学科地开展对客家人文资源的挖掘与研究，发展和完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其特色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文献训诂、考据、文本解读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关注社区（community）历史以及社区与超越社区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

客家研究院继承罗香林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先后与美国、法国、日本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学术界开展合作研究，组织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进行客家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从 1990 年开始，先后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谢剑教授合作研究“围龙屋与客家宗族组织”项目，与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教授合作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迈隆教授合作研究“客家古文书研究”项目，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究“客家在乡商人与地方文化”项目，与中山大学合作研究“潮客文化与族群互动”等项

目，努力运用民俗学、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粤闽赣客家的生态、民间信仰和乡村社会、族群关系等，尤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与民间信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乡村社会组织与社区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研究方法与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尤其在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客家民俗学研究中，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其工作被称为“考今学派”。

客家研究院坚持把建设地方文献资料库，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作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关键环节，给予高度重视。重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利用梅州的地域优势和嘉应学院在海外学术联系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开展各项工作计划时，尽量争取海外学术资源的支持，与海内外同行建立密切的学术联系。使国际合作渗透到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让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化”为学术研究过程自然而然的成分。尤其在定期组织召开国际性的客家学术研讨会，邀集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校，就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议题进行专门研讨，加强学术交流与学术建设等方面更具特色。客家研究院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获得海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肯定。据统计，仅 2000 年以来，就举行了 15 次大型学术活动，其中以 2003 年 12 月的“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 年 1 月的“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2006 年 11 月的“纪念罗香林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 年 7 月的“粤东客家地域社会与文化学

术研讨会”影响尤为巨大。参会学者分别来自美、英、加、日、新加坡、法、韩及中国港澳台、北京、上海、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高校，其中不少是国际著名学者。

客家研究院坚持学术研究与成果出版相结合，注重提升梅州客家研究的社会影响。依托专业刊物《客家研究辑刊》，为客家研究学界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将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出版“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使之成为社会共享资源，则是落实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的发展规划之一，首批书目包括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历届在客家研究院（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精选。这是客家学走向世界、客家研究院打造学术品牌关键的一步。

客家学在国际学术界仍属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学术的竞争相当激烈，未来几年，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能否继续保持这个学科在国内的学术优势，并继续提高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各位同仁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基础，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立足学科前沿，发挥地域优势和既有的学科优势，固本培元，苦练内功，加强学术积累，发展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改革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强学术创新和学术竞争能力，保持在客家学研究领域的国内优势地位，不辜负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的期望，抓住机遇，吸取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努力把客家研究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让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成为学术基础更加稳固，并有较强发展后劲的一流的客家学研究基地。

是为序。



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

(代序)

客家文化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色已经成为诸多学科研究的旨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亲睐。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全球化的“情境”下，她的未来走向同样是学界值得研究的课题。

21世纪是人类迈进新千年的开端，人们对许多问题提出了新思考，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各类学术研究者对自身学科的发展都有了一些新展望，客家学研究亦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客家学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有的学者建议将客家学的研究与国际汉学及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中国地方文化问题相联系起来，从而克服现今研究过程中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①，有的学者希望从区域社会史、制度史、学术史的角度对21世纪的客家学研究进行展望^②，还有的学者从客家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势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客家文化在21世纪应该如何继承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可以说以上这些见解主张都对21世纪的客家研究作出了方法论和文化论的理性思考，对于客家文化研究走向深入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历史进入21世纪人们都将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时代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全方位的冲击，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对此许多学者都表述了自己的人文关怀：一方面是认为全球化时代使人类迎来了发展自我的契机，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缩短了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给人

^① 徐正光.《族群、地域与民间文化：客家传统社会特制与变异》，载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辑刊，2000（2）。

^② 孔永松，张侃.21世纪的客家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历史学的视野.载闽西客家联谊会等：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报告论文汇稿，2000（11）。

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课题^①。

众所周知，客家是历史上中原汉人南迁与南方原住民相互融合的一个族群。其主要聚居地是赣南、闽西、粤东三地，在客家民系形成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族群又不断地向海外和大陆的其他地区如湖南、四川等地播迁，形成一个分布范围十分广、人口众多的一个族群。客家在中国大陆主要聚居于赣南、闽西、粤东北、粤北地区，分布与全国 19 个省区，265 个县市，其中纯客或基本纯客县市 41 个，总人数约 5500 万。另外香港约 125 万，澳门约 10 万，台湾约 460 万。国外遍布五大洲，分布于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 500 余万。客家的分布范围广的特点使得客家这个族群称呼异于潮汕、广府等族群不以地域名称而命名。

回顾 20 世纪的客家文化研究，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和众多客家研究者的努力，客家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这些“20 世纪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许多论述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将某一个客家聚居地的文化现象或文化现象的某一方面，概括为客家文化的普遍现象，使得不同客家聚居地的人不会产生共鸣，同时也会使不谙客家文化者走入误区。

以客家民居的代表性建筑是什么为例。最初闽西学者认为是圆楼，赣南学者认为是土围子，粤东学者认为是围龙屋，三地学者各执一端。后来学界认为这三种说法都有很强的片面性，认为客家民居在赣南表现为土围子，在闽西表现为圆楼，在粤东表现为围龙屋。实际上，笔者以为，无论是前一种说法，还是后一种说法都还是存在片面性，只不过后一种比前一种前进了一步，片面性的程度更低。因为客家分布范围很广，赣南、闽西、粤东是这种情况，那么四川、深圳、惠州乃至海外的香港、台湾甚至国外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再如讲到赣南、闽西、粤东三地的客家文化形态问题，闽、

^① 温朝霞：《网络时代的文化冲突与对策》，载南方日报，2001-4-29.

粤、赣三地的学者根据各自区域的地理特点，分别进行了归纳：赣南学者认为客家文化是小盆地文化，粤东学者认为是山区文化，而闽西学者认为是梯田文化。上述三种归纳都有道理，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能涵盖客家文化形态的全部内涵。笔者认为要在客家文化研究中避免以偏概全的认识，一方面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意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认识客家文化，另一方面要在研究中掌握客家文化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形态，还客家文化以一个真实的面貌。

另一种倾向是“泛客家文化现象”的出现。所谓的“泛客家文化现象”就是将一些凡是出现在客家地区的文化现象都冠名为客家文化，而不知这种研究视觉虽然表面上拓展了客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殊不知，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使得这一类的客家文化研究失去了其独有的意义。笔者认为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地区才具有的文化，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去认识、研究客家文化，才会不失客家研究的本意。然而要避免这一倾向的产生，就需要在研究中加强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

因此，在当前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如何维护客家文化的多样性，如何有效地保护和顺利传承客家文化，如何利用和开发客家地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就成为新时代客家文化研究的一个方向。

为了深化、拓展客家文化研究，为全球客家研究学者构建一个学术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从1999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书收录的论文就是2003年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参会论文经过作者反复修改补充而成。这些论文的作者服务的机构基本上涵盖了海内外的客家研究机构，论文代表了当前全球客家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也很广，包括客家历史与文化、客家文化的保护、创新与传承、客家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利用等诸领域，因此无论是从研究者的地域身份还是研究内容而言，都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对客家文化进行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我们把书名定为《地域



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

相信本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深化新时期客家文化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德剑

2008年6月2日



目 录

总序

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代序）

乡村故事与“客家”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

——以《明季岭东山砦记》的研究为中心 陈春声 (1)

从客家族谱所见的两个史实问题 陈支平 (20)

地域、族群与休闲文化产业：台湾闽、客、原住民案例

之比较 刘阿荣 (26)

“客家研究”反思：以太平天国与客家的崛起为

话题 张英明 (43)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承 谢重光 (62)

从文书中的女性尊长看梅县妇女的社会地位 房学嘉 (76)

观念与智慧：客家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思想 宋德剑 (95)

从三山国王崇拜看客家人的环境伦理 潘朝阳 (106)

环境与人文：从自然灾害的角度看客家精神特质的

形成 邹春生 (134)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周雪香 (147)

客家传统体育及其文化特征 许晓容 (168)

从基督徒的葬礼看基督教在五华地区的本色化 陈贊 (174)



客家文学创作与批评：全球化背景下的

构想 钟俊昆 陈文红 (185)

上杭瓦子街是客家移民史上的闪光点

——瓦子街移民与瓦子街考 严雅英 (192)

全球化、文化自觉与客家文化 周建新 程瑜 (208)

客家文化视野中的清代赣南农村市场 谢庐明 (224)

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

——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为中心 肖文评 (233)

客家民俗中的越、僮之风 吴永章 (245)

台湾都会客家的隐形化现象

——台北市与高雄市的比较研究 丘昌泰 (260)

明清时期宁都地区的佃农抗租活动 许怀林 (288)

蕉岭徐氏宗族与石窟河流域的社会变迁 夏远鸣 (318)

梅州古村落系统的几点研究 李婷婷 (344)

《建设周报》风波之再认识 张卫东 (353)

何南凤“横山堂”考 王馗 (359)



乡村故事与“客家”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

——以《明季岭东山砦记》的研究为中心

陈春声

保罗·康纳顿（P.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How Societies Remember）一书中这样讨论“有关过去的知识”与“对现在的体验”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于是，从今我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①

康纳顿的说法提醒我们，在历史记忆和现实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多层次的互动关系。如果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②，可能不仅仅是生活在当代的史学家在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如何受到其时代的影响，从而使历史具有克罗齐所讲的“当代性”^③，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历史记忆在“当代性”形

作者简介：陈春声，男，广东揭西人，中山大学副校长，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

^① 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

^{②③} 贝赖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3。

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一般人想象的大许多。人们的记忆，受到其对“当代”理解的影响，而其对“当代”的理解，又受制于其历史的记忆，这是一种具有内在和谐性但却难以用逻辑语言表达的复杂的动态。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精英阶层以文字形式塑造并保留其历史记忆的工作，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具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价值。

本文以民国年间广东丰顺县著名乡绅李介丞（字介丞）1937年所著《明季岭东山砦记》的研究为中心，结合其他历史资料，讨论明末清初粤东地区社会动乱与乡村军事化的故事，如何在客家人的历史记忆中被保存下来，而这些故事的意义，又是如何在不断的转述中被转换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发生的特定环境中，这些本来以“民——盗”关系为中心，并带有一些族群意识的故事，如何被赋予“国族”的意义的。

《明季岭东山砦记》以辑录族谱的资料为主，结合方志和其他地方文献，共记录了明末清初粤东乡村建立的124座城寨的情形。该书引用的族谱，现在大多已经散失。《明季岭东山砦记》完稿后没有出版，其稿本线装三册，现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一、李介丞与《明季岭东山砦记》的编撰

李介丞，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于丰顺县沙田乡黄花村^①。丰顺县清代属潮州府，其居民大多讲后来被称为“客家话”的方言。50余年以后，李介丞在其总编纂的民国《丰顺县志》中，这样描述沙田乡一带的情形：

山多田少，生计最苦，唯读书风气尚盛，盖瘠土之民然也。区

^① 陈其旭编撰《丰顺县部分文献索引》记李介丞生年为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见《丰顺文史》第六辑，丰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版，第94页）。但其《寥天一庐诗存》录有“庚午五十三生日书怀四首”，庚午年即1930年，假定“五十三生日”为虚岁，由此推知他应出生于1878年。

境当明季犹草莽未辟，沦为盗贼渊薮。皆崇山复岭，故蓝松山、钟陵秀、廖钦辉、金德光诸渠魁，皆区内土著，先后扰乱闽、赣、粤三省千里之地。今居民皆清初自闽汀迁来者，实为县境开辟最晚之地区也。^①

可见，沙田乡一带明清之际仍为“盗贼渊薮”，而在此定居者自称“皆清初自闽汀迁来者”，也大致符合粤东讲“客家话”的人群关于其祖先来源的一般性解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准备开始实行新政，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准广州设立两广学务处，各地也陆续开办新式学堂。次年，两广学务处设立两广学务练习所师范馆，为各地的新式学堂培养师资，丰顺县选派李介丞等两名生员到省城读书。^②光绪三十一年，李介丞在两广学务练习所师范馆毕业，回县任新设立之丰顺学务公所内董事，创立丰顺师范传习馆，任馆长兼监学，又在家乡沙田乡创建自助两等小学堂。这两年的经历，在李介丞个人的生活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他由此成为全县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乡绅之一，并与以省城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力量建立了关系，从此在丰顺的地方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清末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他也有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他以天主教士占商店设教堂为由，倡众捣毁沙田墟天主教堂，驱逐法国天主教神父。

在清末地方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李介丞积极地在丰顺县推动改革。光绪三十三年，他邀请英国长老会牧师蔡融测绘丰顺县地图，以便在小学讲授乡土地理历史。宣统元年（1909年），李介丞任新设立之丰顺县统计调查所主任，次年被广东省劝业所委任为丰顺县劝业员兼丰顺县劝业公所所长。他还创设丰顺县农林公司，实行造

① 民国《丰顺县志》卷五，建置一。

② 民国《丰顺县志》卷三，大事记。本节有关李介丞生平的叙述，除特别注明者外，皆根据民国《丰顺县志》（卷三，大事记；卷四，大事记；卷八，教育；卷十，政治；卷十八，士宦表；卷二十三，艺文一；卷二十四，艺文二；卷二十五，艺文三；卷二十六，杂录）的记载。为节省篇幅，内文不再一一注明。